

②7 書叢事軍

豪森艾帥統軍聯

著 E. K. G. Sixsmith

譯 星金陳

5
0
8

②7 書叢事軍

聯軍統帥艾森豪

著 E. K. G. Sixsmith

譯 星金陳

592.6(25-225)

聯軍統帥艾森豪

E. K. G. Sixsmith : 著者原
星 金 陳 : 譯者翻
局譯編政史部防國 : 校訂者
司公限有份股業事化文明黎 : 出版者
司公限有份股業事化文明黎 : 總經理
號一二二段二路藝信市北臺
號九十四段一路南慶重市北臺
樓大化文號七〇一路南森林市北臺
部版出司公業事化文明黎 : 印刷者
版出月九年三十六國民華中

元十四幣臺新價定
號一六〇八一戶帳撥劃政郵
號六七九一第字臺版內記登業事版出部政內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謝 啓

本書的撰寫曾獲得美國與英國國內多方面的協助，深爲感激。而其主要資料來源應首推張特勒（Alfred Chandler）與安布洛茲（Stephen Ambrose）兩位教授合編的「艾森豪文件」（Eisenhower Paper），我澈底研讀此文件後，深深敬佩兩位編者的卓越成就，使本書得藉以相互參照、註解、及作爲索引。安布洛茲教授的更進一步闡明許多資料，使本人得益尤多。至於布萊德雷元帥（Omar Bradley）、格魯恩特（Alfred Gruenther）、諾斯達（Lauris Norstad）、辜派斯特（Andrew Goodpaster）等各位將軍與約翰艾森豪上校，亦均不厭其煩的解答本人所提出的問題，並提供很有價值的資料與背景。

曾經在艾森豪麾下或與艾森豪共事過的英國軍官，就我所恰談或通信連絡過的有蒙哥馬利元帥、懷德理爵士上將（John Whiteley）、霍羅克斯爵士（Brian Horrocks）、與賈可布爵士（Ian Jacob）中將、斯特朗爵士少將（Kenneth Strong）、以及克羅斯准將（Lionel Cross）等。另一位與艾森豪最接近的高爾特准將（James Gault），曾不斷解答我所提的問題，盡可能提供資料及照片，使本書便於完成。在我研討加拿大部隊在歐洲西北部所坦負的使命時，亦曾與席孟茲中將（Guy Simonds）通信而得益良多。

任何一位英國軍官，若欲撰寫攸關軍事方面的書，必然會請教國防部圖書館館長欽格先生（D. W. King）。他擁有大量有價值的資料，而且不厭其煩地提供所需的書籍與文

件。西南區圖書館的瑪格秀夫小姐 (Meg Shuff) 亦提供最大的協助。作者亦感謝宗特 (Ray Joynt) 先生幫助繪圖及威廉小姐幫忙打字。

我特別感謝家兄蓋席西密斯先生的費神審查全書，亦感謝赫特准將 (L. F. Heard) 審核頭兩章以外的每一章。這兩位嚴格而認真的批評，使作者獲益匪淺，家兄不使本書中出現有問題的措辭或標點符號，務使本書的英文清晰流暢。赫特准將更基於本書所述事件而回憶他自己的經驗以資協助。作者亦感謝南安普頓大學 (Southampton) 資深講師貝飛爾特 (Eversley Belfield) 先生的批評修正本書中的三章。另外小兒安吉斯亦在用詞方面有所幫助。

敬謝在本書中所引證的各種書籍的各位發行人與作者，亦謝謝「帝國戰爭博物館」、美聯社、與艾森豪圖書館所提供的插圖與照片。

最後，還要謝謝卡爾先生、寶蓮小姐、與貝茨堡職員所給不間斷的善意照顧。

附記

- 一、軍官階級除特別重要者外，均不敘述，且在本文中亦不予提及。
- 二、「參謀本部」(Chiefs of Staff)是指英國的「參謀長委員會」(Chiefs of Staff Committee)與美國的「聯合參謀首長會議」(Joint Chiefs of Staff)而言。至於「聯合參謀本部」(Combined Chiefs of Staff)則為兩國參謀長的委員會。
- 三、作戰代名已盡可能少用，附錄「代名彙編」內僅舉其少數而已。

席西密斯 (E. K. G. Sixsmith)

一九四三年三月的艾森豪。





。福家全的時歲二十（側左最於立）豪森艾

目錄

照片目錄

地圖目錄

謝 啟

第一章	戰前早年經歷	一
第二章	艾森豪在作戰處	一五
第三章	計劃北非作戰	三一
第四章	突尼西亞爭奪戰	五三
第五章	指揮地中海作戰(一)	七五
第六章	指揮地中海作戰(二)	九一
第七章	戰略爭論	一一七
第八章	第一次「鐵砧」計劃之辯論	一三一
第九章	戰略空軍問題	一四三
第十章	「大君主」作戰的發動	一四九

第十一章	諾曼第戰役	一五九
第十二章	追擊至萊茵河	一七七
第十三章	亞爾丁反攻	一九九
第十四章	對德戰爭結束	二一三
第十五章	總評	二三三
附錄一	代名彙編	二四三
附錄二	艾森豪年表	二四五
照片		
一、一九四三年三月的艾森豪		第一頁前
二、艾森豪十二歲時的全家福		第一頁前
三、一九三五年與麥克阿瑟在菲律賓		第二一頁前
四、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三日，與邱吉爾視察美國空降部隊		第七五頁前
五、在諾曼第對記者談話		第九一頁前
六、艾森豪與蒙哥馬利及泰德在諾曼第		第九一頁前
七、艾森豪與布萊德雷巡視飛彈發射場		第一一七頁前
八、在亞爾丁戰役時與巴頓及布萊德雷合影		第一四七頁前
九、萊茵省戰役時艾森豪、克里拉、辛普森、鄧錫、蒙哥馬利、與布萊德		

雷	第一四七頁前
十、一九四五年九月在柏林的升旗典禮中與蒙哥馬利、朱可夫、及科尼格 合影	
十一、戴高樂以拿破崙佩劍致贈艾森豪	
地圖	

第一章 戰前早年經歷

偉大軍人的能力與才幹，其所以被人賞識，通常先在砲火下鍛鍊成熟，再在戰鬥中執行較不重要的任務而脫穎而出，然後始被選拔擔任高級指揮官的最重責任。但艾森豪却並非如此，他似乎還未學會划槳，就被推進萬丈深淵。他擔任第一次實際指揮責任不但是一種軍事冒險，而且陷身於至爲複雜的政治糾紛中。此外，英國的魏非爾將軍（Wavell），如其東南亞聯軍統帥那段短促的經歷不算，他亦是第一次出任指揮官就擔任聯軍最高統帥，不但指揮聯軍的陸軍，而且包括海空軍。因此，可以說，由他開始奠立了一種新型的軍事指揮官，雖然不能與一九一八年法國福煦（Foch）元帥臨危受命相媲美，但就範圍與責任而言，却遠超福煦之上。

懷特大衛艾森豪（Dwight David Eisenhower）於一八九〇年十月十四日生於美國德克薩斯州的坦尼森（Denison），共有七兄弟，他是老三，老五於幼年夭折，其家族沒有絲毫軍事背景：懷特的父親——大衛——是堪薩斯州人，其父給他一所農場做爲結婚禮物，大衛不喜歡農耕，他把農場賣掉，而在堪薩斯州霍坡（Hope）地方買進一家百貨店的股份，不幸經過一年的乾旱與虫災，店舖所依賴的農民大受其害，而店舖業務亦隨之發生困難，但仍然繼續發出信用貸款。大衛的合夥人不堪壓力，捲款潛逃，結果店舖破產，大衛艾森豪移居德克薩斯州充當鐵路工人。兩年後懷特出生，艾森豪又遷回堪薩斯州而在阿比

冷（Abilene）定居，大衛成爲成功的乳酪製造廠工程師、瓦斯廠的經理、及一家儲蓄組合的主持人。

懷特的家庭儉樸而熱心於宗教，但他的童年堪稱至爲快樂。他說他從來未聽見過父母惡言相向，父母合作帶大六個兒子。他說：「父親是養家者、最高法官、至上至高的執行官。母親是家庭的教師及經理。」家族傳統使他的母親在年青時因記憶聖經內一三六五個詩句而獲得教會的獎狀。早期家庭經濟的困難，當然對其父母的觀念不無影響，大衛下定決心不欠任何人的債，家庭開銷量入爲出。小孩子養成須分擔家庭生計與快樂的責任，他們的母親要他們幫忙家務，而母親亦從來不因沒有女兒而傷心。在那段鄉村生活中，他們兄弟六個還要從事許多戶外工作：園藝、晒草、餵鷄、及擠牛奶。

六位兄弟過着自由勤勞的生活，但亦很瞭解父母的愛心與教導，他們知道如果對合理的家規越雷池一步（當然不是故意的）應得的懲罰必將隨之而來，父母認爲在此艱苦的世界中，他們的兒子應學會照顧自己，要求孩子們自立與自律。懷特記得很清楚，無論何時，六兄弟中有一個面臨困難的決定或需要力所不逮的事物時，他的母親總是以「不游泳則溺斃」、「不求生則滅亡」兩句話來教誨。父母堅持六兄弟必須完成充分的教育，這在美國並不是困難的事，但他們又讓孩子們自由選修大學科系及選擇他們自己喜歡的職業。

在學校，懷特艾森豪讀書很努力，尤其是對歷史，但亦玩得很痛快。或許是別無更佳辦法以接受大學教育，他決心投考西點軍校——本來他要投考安那波里海軍官校（Annap

olis)，但他下決心時他的年齡已超過規定。他於一九一一年考進西點軍校，四年後畢業。在學校他並沒有甚麼出色的表現，但總是名列全班的前三分之一。他的犯過記錄相當多，但他自認在西點生活愉快，而且絕不在軍校學生平均水準之下。一開始由於他平易而樂觀的性格，使他贏得許多朋友，其中與他同班的有布萊德雷，比他晚兩年班的有克拉克（Marh Clark），每個人都自承很喜歡艾森豪，但沒有一人預料到他將來會成爲偉大的聯軍統帥。一般軍校學生並無此種野心，而且其中亦罕有要想升將官的念頭。當時艾森豪自己的想法亦然。他自承在他生命的後期接受那麼高的職位，實在「遠超過他平生最大的野心。」不過在當時西點軍校那些無憂無慮的學生生活中，却有某種力量使他懷抱大志，他瞭解應如何達成志願。這部分是由於他平易近人的氣質，能使他的朋友與他開誠相處，而非由於他的優越及控制他的同班同學，倒不如說由於同情與瞭解而使他人自願跟從他。當然，艾森豪成功的因素還不止此，他有信心不讓自己向困難屈服，無論大小事情，他總是拿定自己的主意，此際，他有意或無意的奉行他母親的最重要教誨。

西點軍校入學第一天學生必須宣讀效忠誓詞，艾森豪對誓詞的感想，充分表現出他品格的嚴肅氣質。有一天下午，那些忙得到處奔跑並被嚴加管束得莫名其妙的新生被集合起來，跟着複誦正式誓詞如下：

余誓以至誠獻身於美國國旗及其所代表之共和國——爲一充滿自由與正義而不可分割的國家。

艾森豪告訴我們：「過去的一切均已消失，現在才是最重要的時刻。這一天令人至感惶惑，亦爲使人迅速適應的英雄標誌。我們在高舉右手而複誦正式誓詞時已無惶惑可言。一種感想油然而生，『美利堅合衆國』的意義對我而言，現在與未來將與過去不同，從現在起美國是我要獻身的國家，而不是爲了我自己，突然間，我感覺國旗是代表某一種象徵。我從未聽見其他軍官談論他們宣誓那天的回憶，但我却對那一天的情景永未忘懷。半世紀以來，我時常回憶似乎還見到一位骨瘦如柴、遲鈍笨拙、由鄉下來的堪薩斯州男孩，熱誠宣誓要成爲一名軍校學生。」

西點軍校用以困擾折磨入校新生的那些太注意瑣事的法令、規章、與傳統習慣、艾森豪對之並無反感，他反而認爲這是使學生養成立即服從合法命令的習慣不可缺少的措施，但由於個性使然，他也是一個不易就範的人。他的幽默感有礙於接受輕微的約束或本身過分認真。在有適當機會時，他也會毫不猶豫的利用微小的有利權勢。他說他與另一位同學有一次奉到實習班長命令，要他們穿著「全付軍裝外套」，他倆決定「不拆不扣」奉行命令，結果全付外套是穿好了，但裏面却没有穿一件其他衣服。艾森豪雖因此一冒犯行爲而受到處罰，但他對此一惡作劇頗感得意。

艾森豪在軍校的學業並無特殊出色的表現，據他自己解釋，那是因學生時代他太懶散的關係。但他亦有一次小小的勝利，充分表現出他不接受失敗的剛強性格。由於未注意教師解釋微積分的複雜問題，翌日，艾森豪被老師叫出來解釋他自己的答案，他果然陷於困

難，但他仍然埋頭計算，終於找出別出心裁的解答方法，他的老師不同意艾森豪的解答，並指責他只知死記答案及杜撰解法，當他們辯論之際，剛好數學組長出現，組長裁決艾森豪的解答比「校方的解答」較合理及恰當，並採納為爾後的標準解答。

艾森豪投考西點軍校動機之一，是他愛好競賽與運動。他進軍校時對足球與棒球抱很大野心，但入校後第一年就使他失望，因為他雖然身體強壯而敏捷，但體重太輕，不被考慮參加足球。第二年他體重增加了二十二磅，而且表現很出色，他成了西點足球隊的正式隊員，並以極度強韌而享譽一時，但不幸在與海軍隊比賽以前一星期，他膝蓋受傷而永久不能參加體育運動，甚至爲了生理原因，幾乎無由得任軍官職務。然而，他對運動並沒有失去興趣，不過大多被邀請担任體育教練或啦啦隊長。在他服務軍隊的早期，他還替當地大學充當教練而賺了不少額外收入。他的這種收入加上玩撲克牌贏的錢似乎源源不斷，幫助他償還他早婚與服役初期所欠的債。

艾森豪被任官不到兩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動員與擴軍帶來晉升與加重職責的機會，艾森豪立刻成爲德克薩斯州新成立及訓練中第五步兵團上校的得力助手。他充當教官的才幹，反而妨礙了他急欲參加實際戰爭的雄心。上級曾好幾次答應他下次徵召新兵時出任部隊長，但都因主管官不能缺少他而作罷。他的上級以快速晉級來安慰他的失望，因此一九一八年十月十四日在艾森豪二十八歲的生日時，他已晉升至臨時中校階級。當年初，艾森豪受命訓練新成立之戰車兵團，該團由步兵上校魏波恩（Welborn）負責領導，辦

公室設在華盛頓。但大部分責任則由科特營（Camp Colt）中的艾森豪自己計劃執行，他要接收志願兵、裝備、編組、及訓練，而且還要待命以船運送往海外。「當時並無來自法國的有關技術與訓練方式的所需資料，而且初時根本就沒有戰車；其後送來三部法國的小型雷諾戰車（Renault），車上應有的武器——重機槍或「一磅重砲彈」加農砲均告缺如。

戰爭結束後，艾森豪深有錯失良機之感，他知道他在軍隊中將走下坡；而事實上幾個月後他的中校階級被取消，直至一九三六年始告恢復。此舉再加上戰車兵團之未來是否繼續存在亦未肯定，使艾森豪頓萌離開陸軍之念。曾經當過他部下的印第安那州一位商人，願意出高薪請他去工作，然而，他瞭解短短現役軍人生活，已使他獲致最佳經驗——由一個美國普通平民轉變為第一流的戰士與軍官，這樣的轉變是他自己才能的結晶，而不是由教科書或軍官手冊裏所得來，因此他決定仍然留在軍中。

戰後他的第一次任務更使他增進廣泛的經驗，他是戰車兵團兩位軍官之一，率領全由汽車組成的車隊由美國海岸行軍至海岸——由華盛頓至舊金山，這對現代車輛與道路當然不算一回事，但在當時却是非常困難的任務。在前三天，總共二十九小時的駕駛只不過走了一六五哩，其後有時幾天僅走了幾哩路，平臺四輪重型車有時陷進路面需用牽引車拖出來。但是，從七月七日至九月六日的長途行軍中，僅損失三輛車，其中一輛翻落山溝。

艾森豪完成這次行軍而返回米特營（Camp Meade）時，有幾位參加戰車戰的軍官由歐洲回國，其中一位就是巴頓上校（George Patton），他立刻與艾森豪結識成為密友

。兩人都是對軍事工藝學極爲醉心的學生，而且深信戰車的效能。他倆均不同意官方的理論教條：戰車是步兵支援武器應以步兵速度前進。他們希望有更快速的武器可用以奇襲，以瓦解敵人抵抗。照艾森豪自己的話說：「適當的利用地形前進，戰車部隊能突破敵人防禦陣地，使其混亂，瓦解敵第一線防禦，不但便於使我步兵順利推進，亦可以包圍或突破敵人整個防禦陣地。」他們的興趣不但在戰車戰術，而且亦在於戰車之設計製造，他們與名叫克里斯特（Christy）的人把整個戰車分解開，然後依序再裝配起來。

艾森豪與巴頓都着手撰寫文章發表他們的理論，巴頓替「騎兵雜誌」撰寫，而艾森豪則爲「步兵雜誌」撰寫文章。艾森豪被帶到步兵首長面前受到警告，說他的思想不但錯誤而且危險，以後他的文章應與官方理論原則相符合。翌年這兩位軍官離開戰車兵團，因曾爲獨立兵種的戰車部隊被編入步兵部隊中。巴頓認爲騎兵比較具有獨立性，決定返回他自己的老兵種。當然在此期間，巴頓的研究與實驗，對艾森豪軍事思想的發展深具影響力。在艾森豪的內心深處對巴頓深有好感，因此當時機來臨時，他就要重用這位重要的統御人才，而不管巴頓的反常性格，以及甚至如艾森豪所說，有時需要「我們所能利用的所有友誼。」他倆性格的另一有趣現象，就是對撲克牌遊戲的態度，如前所述，艾森豪是從容沉着工於計算的計劃者，撲克牌是他的嗜好；而巴頓則爲雄糾糾的領導者，僅僅志在尋找機會，作爲賭徒則一竅不通，對撲克牌遊戲毫無興趣。

艾森豪與巴頓友誼的另一副產品，就是被介紹認識了康納准將（Fox Conner）——